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七十四回 倍騙案秦相提人 試膽量法場待斬

話說張三在新衣鋪等候濟公不來，只好聽憑鋪中管賬的主意，把濟公存下的銀包解開，付還衣服價銀。豈知包中並不是銀兩，是許多碎石塊，管賬的一瞧就呆了。張三走上前道：「他的銀兩殺付嗎？」管賬的道：「何曾是銀兩？你來瞧瞧。」張三一看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那些伙友都說：「這和尚是騙子，這人同他一塊兒來，必是個同黨。現在既和尚走了，惟有把這人送到官府去，著他身上要交出價銀。」說罷，就一擁上前，把張三拉住。張三不能分辯，心中想道：這和尚今天誠心冤吾，所以先把吾身上銀兩先取去，此刻吾沒半個錢兒，如何是好？伙計等大家議論，要把張三送到錢塘縣衙門中去。張三道：「且慢，吾是有來歷的人。你們派兩個人跟吾到秦丞相府中去找找他看，如若找不到，再送吾到錢塘縣去也不遲哩。」那伙計道：「吾們那有空閒跟你去找人，你要找他，你先到縣中去走一遭，再去也不遲哩。」張三沒法，只得跟著三個伙計，奔向錢塘衙門中來。到了衙門，兩個伙計先走至門上，一道辛苦，門上見是新衣鋪中的伙友，忙問道：「兩位到此何事？」伙計把這事前後說了一遍。門上見是拐騙案件，不敢待慢，忙進內衙一回稟，錢塘縣立刻升堂，把張三帶上去。正要審問拐騙情由，忽然外面一個家人打扮的，騎著一匹快馬飛奔前來，直至堂前，下馬上堂。錢塘縣認是秦相府的家人秦祿，忙起身問道：「管家下臨敝署，有何事故？」秦祿道：「相爺特差吾來，要討拐騙新衣鋪中冠袍的騙子。」知縣道：「原來為此，只是這人雖然送到，本縣還沒問明情節。待吾問了一堂，把口供抄齊再送來罷。」秦祿道：「不能。相爺吩咐說這騙子名叫張三，在外面做的案不少，現在被人在相府告下來，說他又拐了人家貴重東西，相爺所以親自要提審。一審明白，就要把他一刀兩段，以正國法的。」張三在旁聽得親切，自付道：吾素在張大人行轅當差，並沒犯過什麼案子，那個憑空到相府去告我？況且照國家律例，即使犯了拐騙案件，也不過打幾百個竹板兒，並沒有正法的重刑，今天怎麼就要小題大做？這其中必有緣故！正在左思右想之際，只聽錢塘縣說道：「既是相爺要人，吾焉敢怠慢！」立刻吩咐差役人等：「把騙犯張三鎖了，跟著奉相府大爺送去。」下面一聲答應，就「噲啾啾」把鐵鏈一抖，鎖了他頸項，拉著就走。秦祿給知縣拱拱手，慢慢兒的騎上馬背，走出縣衙，差役等跟在馬後，一路往相府而來。

走到相府前，張三抬頭一看，見門前冷清，並沒車馬。此時秦祿早從馬上下來，牽著馬從旁邊門中進去，四五個解差站在門外候著。不到片刻，只見中門大啟，裡面跑出一個軍官裝束的人來，大叫一聲：「錢塘縣拐犯張三進。」解差一聲答應，拉了他就走。走至中門，見裡面一個大庭；走完大庭，就是大堂；大堂後一間暖閣；暖閣後又隔一庭，方是二堂，二堂上紅紗帳簾，峽中坐定一人，頭戴金翅烏紗帽，身穿一品大紅袍，下半身被案子遮著瞧不見，面如滿月，三絡長鬚半黑半白，兩道長眉，一雙細目，天庭飽滿，準頭端正，紫膛臉，兩耳垂肩，有稜有角。兩旁站著二三口人，都是軍官打扮。解差把他帶至暖閣，兩旁的人就傳道：「跪下！」解差同張三都一齊雙膝點地。秦相遠遠問道：「你叫張三嗎？」張三道：「是，小人姓張名三。」秦丞相道：「你怎麼串同濟顛和尚，拐騙東西？」張三道：「小人向在張欽差手下當差，安分營生，從未做過這個勾當。這一回奉大人諭，陪著濟顛送奏折人京，不料這和尚不規矩，路上把吾銀兩騙去，又到新衣店中拐騙了紗帽、紅袍，玉帶、方靴，假推小解，一去不回，把吾丟在店中，以致被他送到錢塘縣衙門，轉送到此。這是已往之事，並無假說。相爺如若不信，請行文到張大人行轅，便知端的了。」秦丞相聞言，拍案大怒道：「你這混賬東西一味胡說！現在和尚已被吾捉獲在這裡，還敢抵賴？真是膽大！」張三道：「大人既把和尚捉獲，就請把和尚提出監來，當堂對質。如若小人真實拐騙，甘受重罰。」秦丞相道：「好，吾去提來與你对質，如若你真是拐騙，吾就立刻請王命，把你正法。」說罷就吩咐兩個軍官：「到刑部監中提取和尚！」軍官領下堂去了。不一刻，只見濟公頭戴紗帽，身穿紅袍，腰束玉帶，腳蹬方頭烏緞朝靴，在兩個軍官之前，一路歪斜腳步走進大堂，兩軍官跟在後面。張三一想：他既犯罪，必須用刑具，怎麼肯放他一個人走？這其中必有緣故。

和尚走到大堂庭中，只見秦丞相立起身來，迎下階石道：「師傅請了。」濟公道：「聽說拐犯張三已提到了。」秦丞相道：「是提到了。」張三聞言，就高聲叫道：「濟師傅，你怎麼無端害我到這個田地？吾跟你無怨無仇，你怎麼就忍心的陷害吾？」濟公哈哈笑道：「你說吾害你，你從前做過虧心事麼？秦丞相要辦你，不是辦這件案子，是辦你從前拐騙人家處女販賣的案子。」張三一想：吾從前在放蕩的時節，果然犯過這件案子。但這案子是犯在臨安地方，況且已經有八九年的遠了，怎麼秦丞相還會知道呢？他是素來吃跟官飯膽子大，到了這地步，仍不動聲色，回頭問丞相道：「小人犯案，大人怎麼知道？」秦丞相道：「欲人不知，除非不為。」張三道：「小人並沒有犯過案，大人何以知道吾犯案？」濟公道：「你在前八年，在臨安惠民村拐騙周蓮溪的處女，把他販至蘇州賣給人家做妾，這女子受你的愚，氣憤交加，當夜就拿條繩自己縊死。你知道不好，逃到這裡，投至張大人那裡，取名張三，服侍張大人直到於今。今天冤鬼來控告，吾所以借這騙冠袍把你弄到這裡，你還有何說？」張三一想：不差，他說的果然句句是真情，莫非真有冤鬼？想到這裡，就低著頭不敢做聲。秦丞相道：「他既服罪，就不必再往下問他。」立時叫左右取紙來，叫他蓋上指模。張三沒法，只得照著吩咐蓋了。秦丞相就命軍官傳劊子手來。須臾傳到，給丞相跪下請了安，站在一旁。秦丞相又吩咐：「把張三捆綁起來！」兩面一聲答應，立刻把張三衣服脫下，用繩如法捆綁。張三臥討道：「不料吾竟死在這裡！但是冤鬼如何就會告狀？吾總不明白。吾只聞陽世人告陰狀，從不曾聽得陰曹冤鬼告陽狀的，真是新鮮。如若不是冤鬼告狀，吾當初犯案的時節，只有吾給買主兩個人得知，此刻秦丞相怎麼就會知道？又自己轉念道：橫是死在頃刻了，死後陰靈不散，必然會明白的。」

張三一面思想，軍官一面捆綁，濟公立在旁邊，斜著兩隻醉眼在那裡瞧著，見張三隻呆呆忖度，面不改容，全無懼色。捆綁已畢，秦丞相就對和尚道：「煩師傅就代吾去監斬罷。」濟公應聲道：「得令！」說罷，就喝令軍官人等，擁著張三出相府。此時張三把眼一閉緊，把牙門一咬，拚著忍了一刀之痛苦就罷了。來至府門外，濟公把這些眾人喝住道：「你們且慢行，吾要同他說話。」眾人就止住腳步。濟公走近張三面，對他說道：「吾與你有交情，你今天死了，必有說話交代家中的，你就趁此給否說，吾好回去給你寄個信兒。」張三一咬牙，恨道：「都是你這賊禿驢串通秦奸賊害吾，到了這時候，倒還說有交情！吾死了必然變個冤鬼來捉你，斷不放鬆你。」濟公笑道：「你死了，張大人的事那個去辦？」張三道：「折匪在你身上，不干吾事；吾頭兒一落地，還管什麼？」濟公道：「你今天果然拚著死了嗎？」張三道：「到了這地步，那個癡子望天塌，還想活著！」濟公道：「吾來救你話，可好嗎？」張三知道和尚又同他打哈哈，就罵道：「賊禿驢，害得吾到了這個地步，還來同我打趣。吾不要活了，快來殺吾罷！」濟公也怒道：「吾好意想救你，你倒橫罵我賊禿驢，豎罵我賊禿驢，罵得我真利害！吾今天務要給你吃些兒苦哩。」說罷，喝令眾人：「擁著走！」

走到東市梢停下，劊子手亮出刀來。濟公道：「且慢著，他雖然罵吾，吾總是同他受了張欽差命令，一塊兒出來辦公事的，總有些兒朋友交情的。吾去買些兒香燭酒飯紙錠兒來，活祭他一祭，省得他餓著肚子死去。」說罷，就往前走去。張三破口大罵道：「賊禿驢，誰要你活祭？誰要吃？你快些兒把吾開刀罷！」濟公也不回答，一逕往前面去了。眾人都站著等候，等了好久不見回來。天色已漸漸晚下來，眾人著急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有的說：「和尚既不來，吾們就把犯人殺了罷。」有的說：「他是監斬人，他不來不好殺人。」有的說：「把他帶回去，稟明丞相再說。」正在議論紛紛，見前面一人飛奔前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